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闕疑卷三十七八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六百八十六 經部

春秋闕疑卷三十七

元 鄭玉 撰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

産不可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
亡子何愛焉子産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
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
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産曰將有大祥民震
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産曰
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産使
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産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
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于宮使子寛子上巡羣

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禄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寛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公羊氏曰何以書記異也何

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胡氏曰裨竈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銷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家氏曰星孛之應遠者十年近者數歲示人以象使之知所驚懼安可指一事之偶應而遂謂上天譴告止于是而已哉是時諸夏亂亡已兆世卿强族脅制其上胥為不軌周室浸微大亂將作春秋

降為戰國此其兆也夫豈四國火災之謂歟如申須梓慎禆竈之言將使人主以火災塞天變無復恐懼修省之實矣

六月邾人入鄅

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楚左尹王子勝言于楚子曰許于鄭讐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于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于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讐不可啟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　家氏曰楚人以晉鄭方睦恐以許名寇廹而遷之自是又遷容

城不二十年許爲鄭所滅楚固大不義許棄中國而
從荆楚卒以是亡其亦有以自取矣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
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
乙亥同盟于蟲　胡氏曰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
不書圍與取何也所謂聲罪執言之兵歸鄅之俘其
意善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亦善善長惡

惡短之義家氏曰是時晉已失霸强陵弱大侵小莫之或禁邾莒爾小國間鄫人之不備襲入其國執其君據有其土晉不能治而宋治之春秋是以與之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

左氏曰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焉可也故先儒以為止不嘗藥加以大惡而不得辭

令愚以傳考之飲止藥而卒則是進毒以鴆其父矣

父死而奔則是弒君而避討矣茍非其弒父死之後居喪即位自有常禮豈有棄父之喪而奔他國者乎左氏因史無弒父之文而有飲藥之語又從而推之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于是公羊穀梁益得以肆其支離之說而許止弒父之跡幾泯矣永嘉薛氏曰止以藥弒蓋得之矣

乙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于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絶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啟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冬葬許悼公

濮鄉呂氏曰傳例弒君而賊不討者不書葬逼于經則不可被弒之君多不書葬者或彼國方有事變雖

葬我畏其亂無使往會之豈有賊未討則不書葬耶此二傳妄為之說也且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何般未討而固亦書葬耶觀許悼公弑而書葬非他蓋變生于内而不及國又般止欲没其弑逆之迹具禮葬其父我有使往會故書葬焉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穀梁氏曰自鄸者專乎鄸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

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劉氏曰會者子臧之子鄭其采邑也凡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鄭蓋大夫有罪自歸其邑以待放也凡大夫待罪于邑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去然春秋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叛其國能使其衆無不要其君以臧武仲之知猶據防以求後于魯是以孔子譏之以為大亂之道也故深察夫公孫會之自鄭奔宋以其賢于臧武仲遠矣故春秋因其奔而書自鄭以別之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于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

而逃是瞀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于公孟其可也丙辰衞侯在平壽公孟有事于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于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于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

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衞旣出聞衞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内則衞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于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衞侯

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為乘馬賓將掫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于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于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

胥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衞侯賜北宫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衞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于青之賞必及于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胡氏曰左氏以爲齊豹殺之其書爲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切以爲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驂乘也于法應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靳此名而不與者哉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預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獄于宗魯不亦頗乎曰豹之不義夫人皆知之也若宗魯欲周事豹而死于宗孟蓋未有知其罪者故琴張聞其死將往弔

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非聖人發其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之罪書于春秋則齊豹所畜養之盜孟縶所見殺之賊其大惡隱矣師氏曰鶺鴒羽族也詩人取以況兄弟之急難唐棣百卉也詩人取以喻兄弟之依托令衞侯身享一國之權寵而不能保一兄俾盜得以殺之能無愧于鶺鴒唐棣乎雖然自政刑論之在衞侯可媿矣向使其兄不為非禮而小人不能近則盜亦無從殺之經書衞侯之

兄繫兩譏之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于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于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

啟與華氏盟以為質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郳申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于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詬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

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吴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陳氏曰于是公子城公孫忌奔鄭華亥向寧華定奔陳則其但書三子何凡奔罪也衆不可以勝罪則書其甚焉者爾入南里以叛乞師于楚為宋患之日久是以甚三子也城

忌公之黨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公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嘆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墍令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　許氏曰禮好不結而財求無度則聘義亡矣蓋自是聘不復志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

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

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横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穀梁氏曰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内弗受也以者不以者也胡氏曰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衞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此獨稱宋南里何也

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鄘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辭也謝氏曰三卿雖以大罪出奔然華氏蟠踞要職者皆在費遂為大司馬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卿士皆華氏之內應也華向之奔也上無討賊之師下有援賊之黨欲使奔者不復為亂難矣此三卿所以鬭

于腹心之地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己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

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師氏曰甚矣朱之無知也自楚犯中國而蔡侯從之非一日既而蔡侯般為楚子所殺其世子有又被其毒蔡由是中滅幸乘公子棄疾亂楚蔡侯廬得歸而蔡國復立及蔡侯廬死而朱立未幾又不容于其國不得已而出奔奔之他國猶可也豈有奔于不共戴天之國乎其無知甚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于是乎大惡其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二十一年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

胥爲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

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鵝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為右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為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

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干犨請一矢城曰余言女于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復入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

侯唯宋事其君令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至是楚遣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于父兄以爲君憂拘君臣曰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奬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

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邊卬爲大司徒樂祁爲司城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右師樂輓爲大司寇以靖國人　胡氏曰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太子母弟爲質又求助于吳楚蠻夷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罪也宋宜竭力必討之于内諸侯宜竭心必救之于

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于境令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怠于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衞公子朝曹大夫皆畧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絶而亢不衷獎亂人之惡自見矣

大蒐于昌間

胡氏曰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

地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于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今魯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八佾舞于庭旅泰山以雍徹其室則據大都執國命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爲此春秋所書爲後戒之意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泰山孫氏曰以天子之尊三月而葬此諸侯之不若也

王室亂

十五年六月王太子壽卒秋八月王穆后崩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于王晉居深山戎

狄之與鄰而遠于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
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
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
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
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
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
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
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

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于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于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

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至是王子朝賓起有寵于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鷄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鷄其憚爲人用乎人異于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

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

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䍐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臨江劉氏曰何言乎王室亂亂自內作者也謝氏曰太子天下之本也建儲立嫡所以正太子之位也太子之位正則嫡庶之分明而

爭亂之源塞矣古者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此道素明也王子猛王之嫡子也王子朝王之庶子也猛以嫡當繼而王不正其位朝以庶怙寵而王不制其失以致儲宮不定而姦臣異心故景王之葬方畢而王室爭奪之亂作矣劉單以公義輔正而尊猛尹氏以私心黨庶而尊朝內外出入戰鬬五年而後定春秋書王室亂以明亂自景王爲之也胡氏曰其言王室亂譏國本之不正也春秋書子同生于前而記王室

亂于後其爲來世法戒明矣高氏曰春秋記事必指其實下書王猛子朝之事自足以見王室之亂而聖人乃于此不隱其辭直云爾何哉前此王室衰微猶未至于亂也故聖人每扶而尊之言王則曰天王不混稱于吳楚也言周則曰京師不下同于列國也王敗于鄭而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以諸侯不可敵王故明君臣之大義也王與戎戰而書王師敗績于茅戎以夷狄不可敵王故以自敗爲文也以至襄

王出奔而書天王出居于鄭晉侯召王而書天王狩于河陽王臣雖微者亦序于諸侯之上則所以嚴其名分者至矣故凡王室可譏可貶者皆遷就其辭而為之隱避令景王不能正其家而致諸子之爭立于是尹氏召伯毛伯欲立子朝而劉子單子欲立王猛二子相爭遂以干戈相向迭勝迭負五年之間國無定主王室之亂莫此為甚故特書之然莊二十年惠王有子頹之亂僖二十四年襄王有子帶之亂春秋

不書王室亂何獨于此乎書惠襄二王亂不在已今
景王之亂乃自取之是王室自亂蓋有甚于惠襄者
嗚呼王室者諸夏之本也聖人于此所以特書王室
亂者深悼周之不復興且罪諸侯之不一救也豈特
識叔鞅之言而已哉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單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
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

工于平宫辛卯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宫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圉
高氏曰皇畿内之邑不言出而言居者猛所得有也未踰年而稱王示當立也其名之明雖有當立之義未能自定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于倒置乎曰君前臣名常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而名其君不嫌者矣惟可與權者能變而不越乎中許

氏曰其稱王猛未即位也顧命康王當喪稱王而猛以王繫之者書志事春秋書法也胡氏曰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曰而以能死生之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蚉單旗臣也曷爲能以王猛乎猛無寵于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按景王大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丐皆其母弟無疑于當立然久而未立者王

愛庶子朝欲立以爲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
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
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懾羣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
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恃大臣强弱而後定者也
故特書曰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
著矣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

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盆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　高氏曰入者難辭子朝之黨在焉故言入愚按再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書之重辭之複所以責景王寵庶亂嫡致使其子廢立之權在于臣下身死國亂幾亡社稷爲後世戒也夫王猛嫡也子朝庶也猛當立而朝不當立無可議者猛既入于王城爲劉單者所宜告之宗廟號名諸侯數子朝篡立之故明尹氏爲亂之由聲其罪而

誅之則王室定矣今徒能挾王猛而與之爭不能明大義以致其討斯則劉單之失計也不曰京師而曰王城者言京師則徒見其爲衆大之稱而已未見其爲王者之居也故曰王室曰王猛曰王城皆所以明其當爲王也然則言京師者婉辭也不敢斥言之也言王城者直辭也所以尊言之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

辛司馬督師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氾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泰山孫氏曰其曰王子猛者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子所以見未踰年之君也言猛所以别羣王子也不崩不葬者降成君也蘇氏曰猛既稱王猛矣于其卒也稱王子猛何也春秋書名嚴于卒葬于其卒不得不正其本名也所謂非葬非薨名有所

不必盡也陳氏曰王猛矣則其曰王子猛何于其卒從其恒稱爾春秋之義苟廢立也足以亂名實則不可不辨苟非廢立也無亂于名實則弗辨也是故成之爲君稱王猛于其卒也從其恒稱爲王子猛謝氏曰劉子單子以立正爲心可謂忠于王室矣然下不能合師旅以除逆惡上不能伸社稷大義以正王位乃以王子乘間入于王城終不得其志而卒可見二子無定難之才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春秋闕疑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六百八十七 經部

春秋闕疑卷三十八

元 鄭玉 撰

二十有三年春叔孫婼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

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囘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

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
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
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
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于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
諸箕舍子服昭伯于他邑范獻子求貨于叔孫使請
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
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
人之與叔孫居于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

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蘇氏曰執之稱行人言非其罪也

晋人圍郊

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晋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庚戌還　胡氏曰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晋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晋為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

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莒子庚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于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胡氏曰三代之得失天下也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

仁心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輿免死道左而出奔魯莒爾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何也微之為義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名氏不登于史策若此類亦衆矣家氏曰奔庚輿著其虐畧郊公以其不能君而微之皆所以垂法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鷄父胡子髠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乘亂楚必大

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鷄父吳人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于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　公羊氏曰其言滅獲何别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泰山孫氏曰春秋之戰書敗者多

矣未有諸侯之師畧而不序此六國之師畧而不序者皆貶責之也賤其舍中國而與荆楚故皆貶責之家氏曰是役也楚爲戎首春秋畧楚不書不與楚以主中國之諸侯也或曰虔既主之于前今不與棄疾主之何也曰虔求之于晉而晉許之責在晉也今棄疾未嘗求之于晉而强驅諸侯以前是故春秋惡之畧而不書若六國之君自與吳戰所以誅楚之專制諸侯也或曰春秋前既進吳書吳人矣今而以號舉

何哉曰爲中國患者楚也今未能翦楚之毫末而先殺二小國之君亦春秋之所惡也胡氏曰諸侯之師曷爲畧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師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于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于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于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

者咸其自取焉耳亦猶梁亡自亡也君死曰滅胡子髡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吴獲陳夏齧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爲别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于是也其義行而亂自息矣高氏曰六國之師盡為吳敗二君見殺一大夫見獲皆昧義而失所守者其效如此此萬世人君之戒也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
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
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
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
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
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
鄩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八月丁酉南宮

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穀梁氏曰天王居狄泉始王也尹氏立王子朝立者不宜立者也許氏曰春秋之法踰年書王故敬王踰年郎位而稱天王陸氏纂例曰大夫稱氏者唯尹氏武氏崔氏皆譏世卿也泰山孫氏曰立者簒辭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王猛敬王是也此言尹氏立王子朝其惡可知也陳氏曰曷為但言尹

氏猶曰獨尹氏所欲立也將以王天下獨尹氏立之則莫之與矣高氏曰衛人立公子晉祇稱晉而已此稱王子朝何也不稱王子則嫌若尹氏之朝異乎衛之晉也謝氏曰王子猛卒毋弟王子匄立敬王是也敬王即位踰年尹氏作亂未已故敬王播越在外尹氏擅立子朝書天王居狄泉以著天王之所存也書尹氏立王子朝以著尹氏之大逆也大東萊呂氏曰既曰天王居于狄泉尊無二上斷可知矣又曰尹氏

立王子朝則王子朝之不正而爭立罪亦明矣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胡氏曰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甚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氏尹氏天子之卿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爲後戒也家氏曰不書劉單以王所以釋劉單之權也以者獨任其事不假他人之力也前日王猛未立劉

單獨任天下之重外無諸侯之援則劉單之以王事之不獲已而不得避者也今王立踰年晉師又興則劉單外假大國之援以成其功不得言以春秋所以釋劉單之權也後之爲大臣者有挾定策功久專國柄以此致禍敗者由不明此義也敬王雖在狄泉春秋正其名體曰天王子朝雖得入王城竊大號春秋削其名體曰尹氏立王子朝毋弟之立爲正則孽子之立爲邪春秋于二者之居之入之立之奔書法詳

而不厭垂大公以示後云耳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胡氏曰昭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焉今此書有疾乃復殺恥也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君執玉帛修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可恥矣有恥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强自强而後能爲善爲善而後能立身身

立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内則受制于權臣外則見陵于方伯此正憂患疢疾有德慧知術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于屈辱甘處微弱無憤恥自强之心其失國出奔死于境外自取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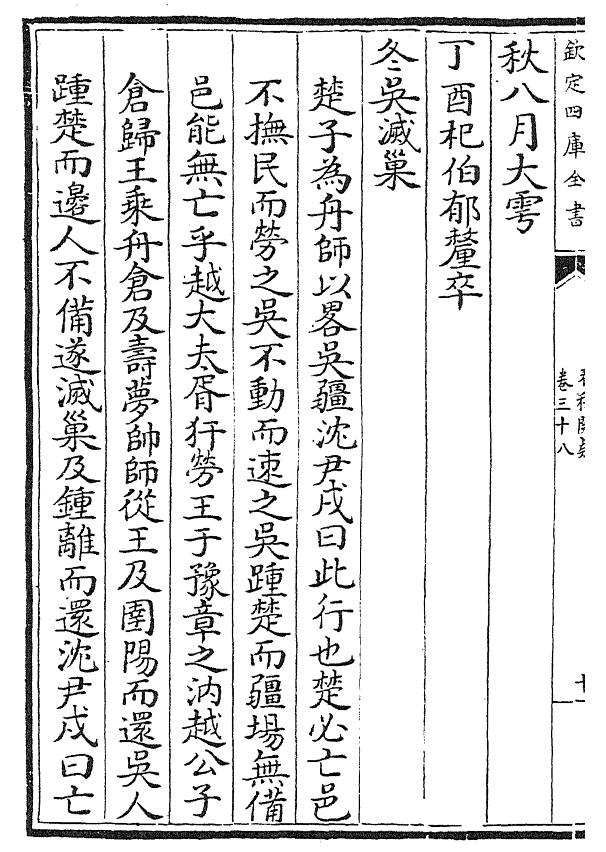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婼至自晉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内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

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
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 家氏
曰意如見執于晉以莒故也叔孫見執于晉以邾故
也意如在晉譖其君以免其身叔孫在晉抗節不撓
晉之諸大夫敬而憚之旋亦歸之其執雖同所以得
釋則異是時魯國猶有一叔孫大節凛然足為社稷
之衛使昭公能舉國以聽之必不至有乾侯之禍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

郢之始于此在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　胡氏曰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四隣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為亡郢之始也春秋内失地不書明此為有國之大罪外取滅皆書見取滅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之寳三土地為首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宫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之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

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鄔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于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太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

恥也獻子懼與宣子圖之乃徵會于諸侯期以明年至是會于黄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于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避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胡氏曰夫

以王猛之無寵單旗劉蚠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衆召伯奐南宮嚚甘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黄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猶有寵愛庶孽配適奪正至于滅亡而不寤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子亦何足效哉高氏曰自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室亂天王播越在外諸侯皆莫奔救四年之後晉始為此會而諸侯不至但合諸大夫以謀之令諸大夫具戍曰明年將納王夫王

室之急如此豈可坐待明年哉然則諸侯不臣無安輔王室之心可知矣然而此㑹諸侯猶有善意也故無貶辭唯書諸國大夫見諸侯之無霸也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霸也害哉季世之事豈特諸侯以為害王室實下頼霸者亦有害焉且王室之亂如此之急有霸者作苟能舉法以定之如齊桓之盟首止定王世子晉文之誅叔帶勤襄王豈不美哉家氏曰悼敬之立皆在危疑之秋特以太子母弟之故揆禮宜立

劉單奉以為君主少國疑外無諸侯之援內有强族之爭後先五年更勝迭負使劉單不能以宗社自任中事欽郤則子朝之羽翼成而敬王之位危矣論者猶以挾天子令諸侯少之不亦過乎

有鸜鵒來巢

有鸜鵒來巢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謡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逺哉遥

遥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謡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謝氏曰鸜鵒野鳥其居避人鸜鵒來巢國中異之大也方是時魯國綱紀廢壞公室政治荒蕪久矣然則鸜鵒自野來巢亦其有以召之也昔無今有故以有為文張氏曰愚聞之邵子曰天下將治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鸜鵒來巢氣使之也當此之先楚雖為中

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以後晉霸不競吳楚越皆以南夷迭主夏盟諸侯斂衽事之馴致大亂則知鸜鵒來巢之祥不特昭公出奔之兆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謝氏曰祭祀尚敬烝而又烝雩而又雩皆黷祭也一月而兩雩故于雩書又著其非禮也胡氏曰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于禱祠之末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初季公鳥娶妻于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

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已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于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于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納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宫于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

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于公為且與之出射于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

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于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

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薀薀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于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于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

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穀梁氏曰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次止也胡氏曰次于陽州待齊命也昭公以君伐臣曷爲不勝魯自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于是乎失政禄去公室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于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

入鄆師師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憖奔魯之羣臣亦無敢忠于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馴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家氏曰意如内專魯國之兵柄外交晉之强大夫視篡弑猶反覆手耳昭公討之實有不

容巳者徒以所任非人是以致敗若謂其無故啟釁自取覆亡則不然也曰然則如何而可曰顧所任何如耳意如雖恣睢不道而叔孫昭子剛毅挺特不與季孟同魯國之望于是乎在使昭公推誠而任之舉國而聽之則季氏之權可收也權可收則亦可討也而公所與謀者皆在左右親暱與季氏素為仇者志在報復其私慮不及遠何以能濟子家懿伯雖魯之賢公子未嘗與聞國事公將討季氏驟以語之子家

以為不可宜也葢季氏當討而非郈孫公若公為侍人僚柤所能討也由昭公所任非人所以取敗若曰政在季氏久遂付之無可柰何而聽國事之曰趨于下則非忠臣之言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是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

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祚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　泰山孫氏曰唁慰安之辭齊大國也不能討意如于魯國徒能唁昭公于野井齊侯之惡亦見矣謝氏曰昭公以微弱失位隣國所當救也意如以背逆出君隣國所當討也救而討之隣國之義也景公黨逆棄順黨臣棄君反使意如安處于內而昭公野次于外其

相恤也以惻隠之言慰之而已亦何補于吾君哉書次于陽州唁于野井責景公無鄰國之義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内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羇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内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于難罪孰大焉通外内

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于幄内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

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劉氏意林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報生以死報賜以力古之道也㛥不忍自同于季氏而謀納公正也不忍見欺于季氏而反自殺忠也然而君子以為難不以為法者昭公在外㛥可以無死㛥之死畏也曾晳使曾參過期而不反人曰其畏乎曾晳曰彼雖可畏我在必不死也此曾子之所以稱善事父也孔子畏于匡顔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顔淵曰子在回何敢死此顔子之所以稱善

事師也使婼早聞曾氏顔子之風則必不以死易生矣此春秋所以不以死褒婼也婼之死雖不可以當褒而其忠也不可忘矣故因其可褒而褒之傳曰苟志于仁無惡也此之謂也在外而特書日以卒之所以表也家氏曰昭公之伐季氏也昭子如闞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帥徒以助季氏而禦公孟氏繼之公徒敗奔鬷戾所為昭子必不與聞其議而家教不行于司馬致其所為如是昭子胡不戮司馬以明己志更

為公思所以反國之計而遽自祈死乎嗟夫使斯人而不死與子家共謀納公必不至遂殞于行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春秋繼公孫而書婼卒言婼之為公死也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夢太子欒即位于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

領以沒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祗辱宋公遂行已亥卒于曲棘　高氏曰出其國都故書地胡氏曰按左氏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比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于當時諸

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内而特書其地以别之家氏曰齊晉二大國坐視季氏逐君恬不加恤而元公乃能為魯昭特為此行將以其前日誅逐華向者而誅魯之强家非天資明毅視天下之惡猶己之惡豈能及此晉頃齊景當有愧矣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　穀梁氏曰取易辭也内不言取以其為公

取之故易言之也胡氏曰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于魯未絶而季氏逐君為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絶于魯而逐于季氏為不君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為亂臣各渝其職而不守其為後世戒深切著明矣家氏曰是時晉政已衰霸權未有所屬齊景有意修桓公之業

當請命天王號名與國納公于魯戮意如以示天下而霸政舉矣乃以取鄆為首務姑塞己責前以此而誤燕今復以是而紿魯勇于義者不爾也故稱齊侯目其人而貶之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藾氏曰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至在外雖不告而書至所以存公也胡氏曰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

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于天下率土之濵莫非王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于封國四境之内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廵狩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曰居于鄆其為防也至矣謝氏曰啗之矣而不能為之討賊居之矣而不能為之復國齊侯之罪也

夏公圍成

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于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

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兹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猒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

射之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為醆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為顔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顔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刜林雍斷

其足鑿而乘于他車以歸顔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泰山孫氏曰公圍成書者見國内皆叛也髙氏曰春秋未有以兵自圍其國之邑者也成乃吾孟氏之邑而公自圍若異國然公之失政可知也胡氏曰不書齊師者景公怵于邪説為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方伯連師之職其罪咸具矣師氏曰彼成也得之亦二鄆耳于魯為如何哉得成則凡屬于魯邑公一一

圍之侯盡得魯邑而後復將何時而可復也家氏曰首禍者意如與于亂者孟氏為昭公之計當貸畔徒以離季氏之黨今乃先以成為討所以堅二家附賊之意而公無反國之日矣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謀納公也　師氏曰是會也愈見其不振矣何則齊侯之無能為既有已試之效而莒子邾子杞伯皆衰弱失勢之君謀身且不暇況欲望為魯乎書之者譏

其會非所會謀非所謀也家氏曰會辭曰以公故亦藉是延引嵗月魯賂朝入齊師夕旋用心不剛為善不勇故嬖倖之臣得以入其邪説是行合三小國會且有盟欲何為哉魯君所以棲遅于鄆困躓于乾侯齊景之聲音笑貌有以誤之也春秋備書以譏之陳氏曰此參盟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于是再見其再見何晉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盟矣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郥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于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夏楚子為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于楚子曰晉之霸也邇于諸侯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説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

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二十年春費無極言
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
鄭也齊晋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
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于讒王執伍奢使
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大子建奔宋
王名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于余
口入于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
建如事余臣不佞不敢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

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爾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它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奢之子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避勇也父不可

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吴言伐楚之利于州于吴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于鄙至是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

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

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寛守闕塞冬十月丙申王乃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宫晉師决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宫定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定六年夏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

因鄭人將以作亂鄭于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
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冬十二月天王處
于姑蕕辟儋翩之亂也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
栗以叛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冬十
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己巳
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宫八年春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
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　謝氏曰子朝猶據國在内

故復國以入言陳氏曰于成周猶未得王都也大東
萊呂氏曰河南即郟鄏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
都是為王城洛誥所謂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
食者也洛陽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洛
誥所謂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
都于王城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
徙都成周高氏曰是時晉人實納王曾無一言及之
者罪晉不臣而哀周之微也晉為同姓大國爵為侯

伯嗣文之職主盟諸侯乃不能即逐子朝之黨弭王室之亂而安定之以盡臣節二十三年一圍郊而亟還坐視成敗凡踰五年然後興師納王原情責實蓋不忠不臣之甚者也若以其終納王而褒之則後世懷姦覬望者得以藉口矣

尹氏名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陸氏纂例曰子朝書尹氏以者能制之也泰山孫氏曰立子朝獨書尹氏奔楚并舉名伯毛伯者明罪本

在尹氏先誅逆首後治其從也高氏曰二十三年先書天王居于狄泉而後書尹氏立王子朝此年先書天王入于成周而後書子朝奔楚者由嗣君不能立故亂臣得以乘之及能反正然後罪人竄逆今此書奔楚見天王之令不行于天下故逋逃罪戾之人楚敢受之而不歸也胡氏曰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于景王為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于奔楚何也是非有出于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

可以私惡非卒歸于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斬于見是而天下卒不以為是疎薄子猛將斬于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為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憑寵為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恃正為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

家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天王三出莊二十年惠

王以子頹之難出居于鄭踰年而虢鄭納王其出其歸春秋皆不書僖二十四年襄王以叔帶之難復出春秋書天王出居于鄭明年晉侯納王春秋不書王入昭二十二年王子朝作亂王猛出春秋書葬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皇以王猛入王城其冬王猛卒母弟敬王立復以難出春秋書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天王入成周尹氏名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觀天王三出春秋書法詳畧各異知聖人

于成周之盛衰存亡深注意焉惠王之出之入皆不書者猶為周諱也王者無外不可以出言也至襄王復不能自植以名狄難春秋于是始書天王出居于鄭不以狩書而以出書春秋不得為襄王諱矣然猶書出不書入至敬悼之出入春秋始變例而書曰葬景王王室亂自是五六年間悼敬子朝更出迭入春秋記之不遺閔周室之傾覆内難仍作將無以為國不得已而遂書也定六年敬王再出春秋不復書知

其無可興復之望非若初年之諱而不書矣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高氏曰公至自齊居于鄆者二至自會居于鄆者一至自乾侯居于鄆者一書至書歸不外公也我君故也君播越于外不得其所而魯國臣子之義可絶乎春秋之作明君臣也君臣之義明而天下安且治矣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

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于堀

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
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于門外執羞者坐行而
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于堀
室鱄設諸寘劍于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于胷遂
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
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
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
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

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愚按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道可以子則子可以賢則賢然與子者必先于立嫡與賢者則在于得人茍合其道雖百世傳子春秋不以為私茍有其德雖受人之天下春秋不以為泰貴于得宜而已王僚之弑由季札之讓也初吳子壽夢有子四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為嗣札辭不可然後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則致國于季子季子又辭

而去之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末立夷末卒季子終不受命辭位以逃夷末之子僚僚既立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則季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烏得為君于是使鱄諸刺僚季子始而父欲立之于次為幼辭而不立是蓋以天倫為重末為過也及夷末卒而復欲立季子則父兄之情亦至矣

羣公子之賢不肖亦明矣以季子之賢嗣位君吳以成父兄之志以靖國家之難乃為合于時中爾既不能取法季歷之興周以安吳乃竊附子臧之末節以亂國斯為過矣至于王僚見弒討賊之責季子尤所當先乃曰茍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此亂臣賊子無君無父之言也豈可出于季子之口哉觀光將弒謂鱄諸曰事若克季

子雖歸不吾廢也則季子不足為國之輕重亦可見矣季子然問冉求仲由可謂大臣歟子曰可謂具臣矣弒父與君亦不從也今季子而曰立者從之曾由求具臣之不若又何敢望其如孔子之沐浴請討以正邦刑哉然則變父兄相讓之風為君臣相弒之禍斯實季子之罪也雖不與聞乎弒實有以成其弒矣原其初不過守匹夫之末節失君子之時中爾先儒謂春秋書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吳之大臣舍

季子將誰歸乎夫子之意蓋歸罪季子也讀者不可不察

楚殺其大夫郤宛

郤宛直而和國人悅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于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

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

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于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何如令尹病之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于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之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

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

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劉氏意林曰君不明故臣得專其威至于殺其大夫而莫之止也不亦甚乎然而郤宛則有以取之有以取之者避嫌不審也避嫌不審罪也張氏曰恃國人之悅已而無見幾知人之明以立于無道之朝至于見殺宜矣家氏曰殺無罪之大夫且夷其族楚是以有入郢之禍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于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啟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氷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于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

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于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

胡氏曰文十五年諸侯會于扈將為魯討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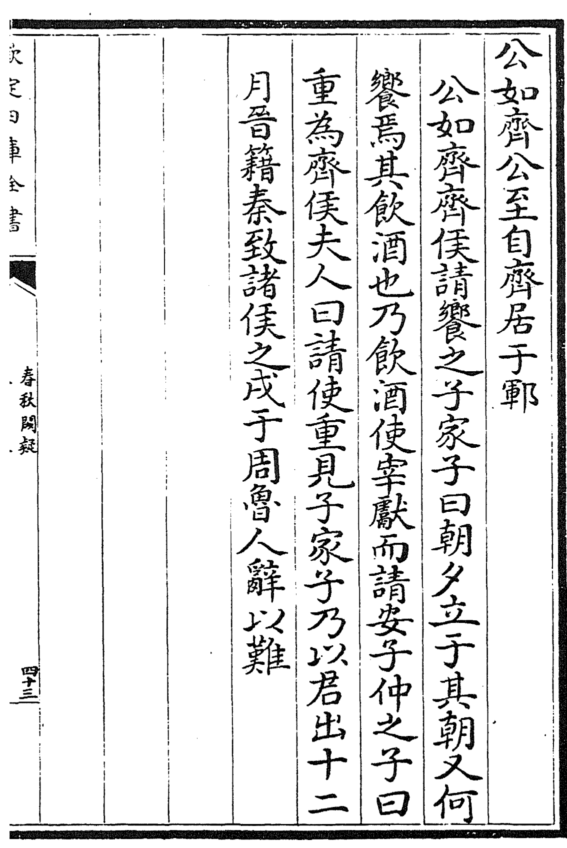
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畧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剏于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況戍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畧也家氏曰齊景為鄟陵之盟而梁丘入季氏之錦晉頃為扈之會而士鞅納季氏之貨二君懵然無知以為魯之休戚無關于我孰知田恒韜禍于齊六卿伏憂于晉厝火積薪而不悟抑亦愚矣使二君能為魯討

賊亦足以讋内盜之膽而齊晉之祚猶可延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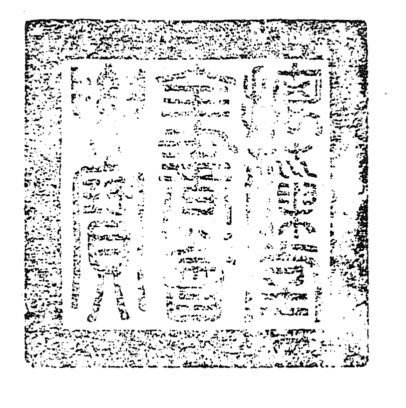
高郵孫氏曰大夫以叛來奔不以小國例皆書名疾其為惡特書之也家氏曰邾庶其畀我來奔孫宿始納之今邾快又來奔意如復納之宿意如世濟其凶不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之疾其君而已為之逋逃主罪可勝誅乎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春秋闕疑卷三十八



覆校官編修臣曹城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竺昌基